

L
O
S
T
I
N
L
O
V
E

汪启楠
李琳
◎ 著

双生

双生双面 × 各凭本事
年代爱情大剧同名小说

非虚构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朕 真

汪启楠
李琳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脱身 / 汪启楠, 李琳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594-2083-1

I. ①脱… II. ①汪…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7177号

书 名 脱身

著 者 汪启楠 李琳

选题策划 盛世肯特

出版人 黄小初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伊然

责任编辑 牟盛洁 李黎

特约编辑 颜嘉仪 凤君

营销推广 刘源

责任印制 法成海

装帧设计 吴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93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83-1

定 价 5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9737280

Contents

目 录

第一卷 风起 **001**

- 第一章 火与光 002
- 第二章 相逢 020
- 第三章 镇宁邨 038
- 第四章 误会 052
- 第五章 同病相怜 068
- 第六章 朋友 086
- 第七章 舞国皇后 100
- 第八章 与谁同路 120
- 第九章 角逐 135
- 第十章 保护 149

第二卷 云涌 **163**

- 第十一章 斗智 164
- 第十二章 触动 178
- 第十三章 勇气 194
- 第十四章 红白之事 223

第十五章 平安	239
第十六章 相依	253
第十七章 结婚	268
第十八章 情深几许	283
第十九章 兄弟怡怡	297
第二十章 复生	310
第二十一章 欲加之罪	325

第三卷 脱身 337

第二十二章 保护	340
第二十三章 爱情	348
第二十四章 影子	353
第二十五章 贝比鲁斯	370
第二十六章 脱身	385
第二十七章 心系	399

第一卷

风起

第一章 火与光

人若在黑暗里待久了，就会忘记光明。

但光明，迟早会来。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在黑暗里苟延残喘，还是选择成为刺破黑暗的一把剑，或是——
一束光？

“哧——”

随着摩擦声音，火柴燃起一束耀眼的光亮。乔智才将这束光举到眼前凝视，牢房的阴暗让这微小的光，愈发地耀眼。

耀眼到足以驱散黑暗。

乔智才凝视着这火焰，火焰，亦照亮了他。纵然邈邈不堪，但却依旧可以看得出他俊朗的脸庞棱角分明，一双眼睛更是灼亮无比。

“可惜啊……这点儿亮……一会儿就灭了。”

说话的工夫，火柴果然熄灭了，乔智才轻轻松手，火柴就这样掉落脚下。此刻，那里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根焦黑的火柴杆。

“等到这些光亮聚集在一起，这火，就不会灭。”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那是狱友老郭的声音。他跟乔智才同在一个牢房，却向来话少，今天能主动跟乔智才说话，实属难得。

“是啊，只要天不下雨。”乔智才随口说着，又擦亮一根火柴。

点亮，熄灭，掉落脚下，这不正是他的人生？

拼命想做好一切，最后还是会被当成毫不起眼的火柴杆，扔到脚底下。

要不然他也不会被关进提篮桥监狱不是？

“雨只会浇灭外面的火，却浇不灭心里的光。”老郭不紧不慢地说。

“闭嘴！安静！”老狱警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手里的棍子重重敲在铁栅栏上，发出刺耳的撞击声。

“乔智才，”老狱警来到乔智才的牢房门前，敲了敲栅栏，恶狠狠地道，“过来！”

乔智才的脸上顿时出现欣喜的笑容，他立马起身，奔了过去。

“哟，您老来了。”

“少嬉皮笑脸的，正经点！”老狱警呵斥。

“打小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经。”乔智才笑嘻嘻地，从口袋将一张写好的纸条递给老狱警，说道，“您上黑市，还找那个叫长脚的人，把纸条给他，他会把货全给你配齐……”

老狱警脸上凶神恶煞的表情消失了，他苦笑着收起纸条，道：“我孙子的奶粉可全靠你了。”

“哪儿的话，”乔智才依旧笑嘻嘻的，“您还客气，我在这儿不也全靠您照应不是。”

说着，像哪里不舒服似的，乔智才皱着眉头叫了起来：“哎呀，疼……疼……”

老狱警又好气又好笑，他知道这个乔智才别的没有，就是有满脑子的点子，脚底下全是门门道道。他做狱警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么混的。

“行了，别装了。”老狱警无可奈何地打开牢门，“走吧，到你放风时间了。”

乔智才头也不疼了，咧开嘴露出痞痞的笑容。

放风时间，与其是乔智才的福利，不如说是所有牢犯的福利。

从牢房这头到那头，牢犯们全都拥挤在栅栏口，拼了命地伸长手臂去够乔智才。他们手里无一例外都拿着一样东西——钱。

别说，这派头还真挺像明星。

乔智才笑着，左右开弓，一边收钱，一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药片、香烟，甚至还有小瓶烈酒等小玩意儿塞回去。拿到东西的牢犯如获至宝，迅速地捧着这些东西蹲在角落，迫不及待地享用。这些东西，仿佛还带着外面的新鲜气儿，也只有乔智才这小子有本事鼓捣进来。

乔智才身后的老狱警慢慢悠悠地走着，就像什么都没看到。

全拜蒋经国那只维持了四十余日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所赐，1948年的上海物价涨得飞快，国统区经济已到了崩溃境地。以前，大家都一窝蜂地去买什么金圆券，但随着金圆券宣告破产，人们又全都争先恐后地兑换黄金。不过，黄金毕竟是硬货，不能吃，更不能用。眼下，老百姓能买得起、买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更何况牢里的这些牢犯。但乔智才这小子，就像是长了一千只手，总能搞到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而且，他也从来都是好吃好喝地供着牢狱里的狱警，以至于对他的一些作为，老狱警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面响起了一阵阵喧闹声。

“哟，又开饭了。”乔智才一听这声音，就知道到了开饭时间。

果然，牢房的另一头，狱警正往牢房里丢馒头。又黑又硬的馒头，掉在地上都能砸出坑来，牙口不好的，一不小心就得硌掉大牙，所以每次一到吃饭的时间，都会怨声四起。

只是这一次，喧闹声比从前更堪。

“大哥，这馒头又黑又硬怎么吃啊？”

“……大哥，明天元旦还不加餐啊？”

“……大哥，我想吃包子……”

“大哥，我想吃鸡蛋……”

“大哥，烧点儿肉吧！”

牢犯们的叫嚷声此起彼伏，铁栅栏被他们用力地摇晃着，发出阵阵嘈杂声。

“给我闭嘴！”

狱警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拍着铁栅栏上的大锁，刺耳的响声压过了牢犯们的叫嚷。

“要不要送你们白米饭好上路？！”狱警们瞪大了眼睛呵斥。

“咱们要做了饿死鬼，特么天天回来找你！”

“挖你的心吃你的肺！”

“还要炒他的肝！”

“哈哈，煮他的肾！……煮他的肾！”

乔智才听着这些传来的对骂声，不禁摇头。

但很快，这对骂就演变成了一场巨大骚乱。乔智才先是听到一阵铁栅栏撞击墙面的声音，紧接着，便是沸腾的人声、打骂声和愤怒的吼声。

整个牢房好像都沸腾了，大喊声、敲击的饭盆声，震天，仿佛要击穿牢房。

乔智才和老狱警对视一眼，急匆匆地跑过去。

眼前一片混乱。

牢房铁栅栏前，几个牢犯正跟几名狱警扭打成一团，牢房里的牢犯伸长手臂拉扯这些狱警，目标很明显，是他们别在腰间的钥匙。

“打死他们狗娘养的！”

“往死里打。今天就他妈吃了你！”

“快，抢他们身上的钥匙，把门打开。咱们冲出去，拼了……”

牢犯在叫嚣，其中一个挣脱狱警，跑向门口。狱警哪里敢放？拔腿就追，谁料被牢房里的牢犯扯住，紧紧地勒住脖子。

乔智才脸色大变，他知道，事情不妙。

“都他妈的给我安静！”

老狱警掏出配枪对着房顶“砰砰”放出两枪，一切全都在这一刻静止下去。

人，终究还是怕枪的。

一队荷枪实弹的狱警冲进来，刚才被牢犯们痛殴的狱警顿时足了底气，他们揪住刚才那些对自己出息的牢犯，连踢带打。在拳头、枪托、警棍的轮番痛打下，牢房外的牢犯们鲜血四溅，他们不再还手，而是嘶喊着，哀求着。那些牢房里刚才还

呐喊助威的牢犯则像安静的绵羊，他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却没有一个敢再站出来反抗。

鲜血，溅到了乔智才的手上。

比火更红，比火更烫。

乔智才攥紧拳头，一个箭步冲入乱阵中，用身体护着几个挨打的牢犯，脸上，依旧带着痞痞的笑容。

“老哥，老哥！别打了！再打就真要死人了！”

“咳，”被乔智才护住的牢犯已经咳出血来，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咬牙道，“乔兄弟！你别管，有种的就打死我。”

“你给我闭嘴！”乔智才怒喝，“不就是讨口吃的嘛，至于要命换吗？”

牢犯一怔，竟安静了下去。

没错，新年将即，他们——这些看不到光，也见不得人的牢犯，也只不过惦记着吃上一口饱饭。除此之外，他们还想怎样？还能怎样？

“大哥大哥，别跟我们这些小的一般见识……”乔智才转而满脸堆笑对狱警，客客气气地道。

“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再不给你们见识见识老子的厉害，你们就要上天了！”

狱警的怒气显然没那么快消下去，一个狱警举起警棍砸向牢犯，乔智才一惊，猛地上前把将那名牢犯推倒，用自己身体护着他。

警棍硬生生砸在乔智才头上，发出一声闷响，鲜血顺着乔智才的额头流了下来。

“乔兄弟！”

“他妈的，我们拼了！”

牢犯被激怒，眼看又要躁起来，乔智才一瞪眼，那灼亮如火的目光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牢犯被这炽热的火焰烫到，全都安静了下去。

乔智才用手抹了把淌下来的血，他满脸堆笑，对狱警们笑道：“大哥都辛苦一年了，何必在这年关闹个不愉快呢……我替兄弟们给大哥赔不是……大哥们别往心里去，来年还得请你们多关照不是？”

乔智才一边说着，一边把口袋里的紧俏香烟塞给狱警。

“英国来的好烟，黑市都不多见了……大哥尝尝……尝尝……”

伸手不打笑面人。

甬管多横，也不是傻的，谁不知道这种有钱也买不着的东西是好的？

只不过……

狱警们看了看被塞进兜里的烟，又看向老狱警，见老狱警点头，他们这才算接下烟，停住了咒骂。

骚乱算是平息了，但依旧还是得回到牢房啃黑馒头。闹了一场，除了挨打之外，半点用处也没有。牢犯们神情悻悻，一脸郁闷。

乔智才环顾四周，被大家伙的脸色逗笑了。他走到老狱警面前，客客气气道：“老大哥，今天兄弟们真不是存心惹事，一年到头就盼着吃点好的。要不这样，也别等明天元旦了，今天就给大哥们买点儿酒消消气……”

说着，乔智才摸出银圆，塞给老狱警。

“老大哥行行方便，也给大家发俩肉包子，外加一个鸡蛋……大伙儿就算高高兴兴把年给过了！”

说着，他回头看了牢犯们。

牢犯们同样看着他，眼巴巴的样子，让乔智才想笑，却笑不出来。

老狱警接下乔智才的银圆，掂了一掂。

“乔智才，你这可是赔本儿买卖。”

他看着乔智才，乔智才只是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打着哈哈。老狱警冷哼一声，转头扬声对那些牢犯吼：“都听清了，谁再闹事儿，别怪老子不留情面，让他活着比死还难受！”

说完，他转身就走。

“哎……”

乔智才看着他的背影，刚要张嘴，老狱警又站住了，他一伸手，将手中的银圆塞给身旁的狱警。

“加餐。”

这两个字就像是一道特赦，引得众人大声欢呼。

老狱警转身，一双阴冷的眼睛盯向牢犯们，监牢里立刻鸦雀无声。

乔智才急忙道谢：“谢谢老大哥！谢谢各位大哥！”

老狱警挥了挥手，那些拿枪的狱警都跟在他的后面走了出去，而其他几个狱警揪着被拉出的牢犯关回牢房。

“得，你也别浪了，赶紧回去吧。”

一个狱警歪了歪脑袋，示意乔智才回到他该待的地方。

“来了来了！”乔智才的脸上立刻露出粲然笑意，跟在狱警身后，走向自己的牢房。

“乔兄弟！”

“乔老板！”

“乔老板是这个！”

牢犯们兴高采烈，纷纷从牢房里伸出大拇指。

乔智才捂着被打伤的头，笑着冲着大家示意。

牢房的那端，满脸青紫的老郭静静地看着乔智才，他像是刀鞘里的匕首，隐藏着锋利的精芒。

你是前方的爱海，
它带着同一个希冀，
奔向同一个目的地，
切望注入你无涯的胸脯。
途中障碍重重，
矗立着愁雾笼罩的险峰，
齐心协力，可以穿越……

朦胧中，似乎又听到晓光在耳畔为自己诵读这首泰戈尔的诗。

这首诗，正是黄俪文与丈夫张晓光刚刚相恋的时候，他读给黄俪文的。他当时的神情她到现在还记得——他深情地看着自己，目光明亮而又满含智慧。

是啊，他那么优秀，对所有的一切都有着独到的看法。对于黄俪文来说，张晓光就像是天上的雄鹰，果敢地抗击风雨，引领她去追逐他的方向，去看那更广阔的天空。

虽然结婚以后她和他聚少离多，但黄俪文却从来都没有抱怨，更不后悔她曾为了他离开家乡和家人出走。因为她知道，他在为祖国、为民族做着更重要更伟大的事情。

她爱着一只雄鹰，她愿意把心化作一片蓝天，守望他展翅飞翔的雄姿。

正在靠着火车车窗上浅睡的黄俪文慢慢地睁开眼睛，望向窗外。薄如蝉翼的晨曦驱散了浓重的夜色，天快亮了。

很快就可以见到晓光了。黄俪文习惯性地抚摸着手上的婚戒，一抹幸福的笑容，出现在脸上。

晓光，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

合肥路亨德尔皮货行。

那写着 Handel's 的牌子安静地迎接着晨光，张晓光提着手提包匆匆而来。站在皮货店门口，他警惕地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什么异状，才低头走进店里。

“哟，您来了，里边请。”伙计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张晓光点了点头，走上楼去。伙计站在玻璃门前，透过玻璃门观察外面的情况，表情是不符合他身份的警醒。

即使如此，他们也仍然没有发现，就在皮货行对面，弄堂的二楼，有一个望远镜正在观察着他们……

保密局行动处的特务们已经潜伏在这里很久，像贪婪的恶狼，等待着猎物踏进圈套，也等待着发号施令的老大。

此刻，他们的老大，保密局行动处的楚科长，正在率领一队便衣特务，疾步在弄堂穿梭。

“共党老巢在二楼西厢，但西厢旁边的楼梯上下动静过大……”手下孙田丰一边快步跟上楚科长的步伐，一边对行动做着解释，“我们的人从东厢靠近，二楼东厢是商店仓库，东厢货物较多，空间较大，足够掩护监听行动，一楼后门处有直通此地的简易楼梯。”

楚科长点了点头：“里面现在几个人？”

“总共进去了六个。可是那个姓叶的店主不在里面，据说去外地进货了。”

姓叶的不在？

楚科长快速地走上楼梯，发出的声音却轻之又轻。

“监听人员就位了吗？”

手下王客来急忙点头：“科长，人已就位，不过局里调用进口监听设备要后勤科姜科长签字。他今天没来上班，我们等了几小时，还找不到人……只能把国产设备拿来了……”

楚科长一听就火了。

“国产货穿墙效果极差，早该被淘汰！那些德国制监听器是买来当供品的吗？！”

眼见头儿要发飙，王客来的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

“可是……姜科长那边……”

不用说楚科长也知道问题出在谁身上。自从那个姓姜的空降到保密局，他的设备使用就从来没顺当过。

“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居然把着后勤和财务两块肥缺中饱私囊。”

王客来和孙田丰面面相觑，谁也接不上话来。这事儿，也分怎么看，管人家姜科长是不是不学无术，人家把上头伺候得高兴，有什么好事儿还都是他的。他们楚科长倒是一门心思地抓共党，可到头来还不是被总被打发得远远的，连狗都嫌。

说话间，楚科长已经登上了二楼，他从一个手下那里接过望远镜，继续观察对面。

西厢房内，包括张晓光在内的六个人围坐在桌边。

小白脱的脸上写满担忧：“最近敌人活动猖獗，破坏了我们好几个联络点。”

老八也有几分凝重：“那些特务不知整来什么法宝，像长了天眼，还查获我们两台电台。”

面对两位同志的担忧，张晓光却是信心满满：“这是敌人在垂死挣扎。眼下的和谈无非是当局的缓兵之策，毫无诚意可言。两方交战，寸土寸血，我们不能停下步伐！”

他热切的语气和充满了鼓励的话语，如阳光般驱散了笼罩在大家脸上的阴云。他们热切地望着张晓光，认真地听着他对于此次任务的阐述。

“咱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保护向往民主的各界专家朋友们免受当局迫害，我们一定要团结、统战、护送他们北上参与政治协商，帮助建立新中国。此番行动代号‘归省计划’。不仅纵贯南北，而且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敌人也很清楚，上海卧虎藏龙，更是各国留洋归来的精英首选。所以，‘归省计划’在上海的执行，难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组织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一种鞭策……”

张晓光的话，断断续续地传进了东厢房的窃听器里，由于不真切，特务们焦急地调试着监听器，直至耳机里传来房里逐渐清晰的会议声音。特务一喜，立刻将监听器音量旋钮调到了最大。

张晓光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

“这些都是民族企业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对我们将来新社会的军事、电力、医疗、教育等方面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具体统战行动，等老叶回来就可以开始执行，他会带着‘归省计划’的密码本，还有新的电台……”

这充满了希望的未来像是一把火，点燃了大家的热情。

小白脱欣喜地问：“叶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老八说：“他在合肥，今晚的火车回沪。”

“太好了！”小白脱一跃而起，冲着桌面便激动地拍了一掌，“我们可以大干一番！”

这一下，被监听器放大了数倍，东厢房里的特务被突如其来的掌声震得两耳嗡嗡作响，他急忙摘下耳机，龇牙咧嘴地揉着耳朵倒退，谁想一下子碰到了身后的货物，那些原本就摞得很高的货物被这么猛烈地一撞，摇摇欲坠，眼看就要掉。

另一个特务见状吓了一跳，急忙伸长了手，试图拉住货物，然而为时已晚，货物砰然落地，发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巨大声响。

这声音，自然传到西厢房里。老八素来机警，听到这一声声闷响，立刻拔出了手枪。大家都紧张地站了起来，张晓光示意众人提高警惕。

老八竖起食指放在唇边，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悄悄靠近东厢房。

东厢房的特务也掏出了手枪。

空气仿佛凝固，两边的厢房都安静得只能听见呼吸声。

几乎只在一瞬间，张晓光下达撤退的命令，而东厨房的特务也打出手势下达指令——包围西厢房！

特务鱼贯而出，围堵在西厢房口。

原本安宁的店内顿时枪声大作。对面的楚科长听到枪声，神色一凛，立刻带着众人冲出屋子。

而与此同时，张晓光也正在组织同志们撤离。

小白脱一把拉过张晓光，就往外推：“晓光哥，快走，我掩护你！”

“不，你们先走……”张晓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老八推开。

“你们先走！”

枪林弹雨之中，这些年轻的中共特科人员相互掩护，躲避着特务们的袭击。

一只手，将一束捆扎好的雷管猛地扔了出去，雷管沿地面滚动，再滚动——

“轰！”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骤然响起，整个世界似乎都为之而震动。

皮货店外，楚科长正要带人冲入店面，巨大的声响便轰然而至，强大的冲击力自内向外袭来，整栋矮楼几乎都被炸倒。

“砰！”

突然响起的声音将黄俪文从睡梦中惊醒，她猛地睁开眼睛，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包袱从行李架上摔下发出的闷响。

刚刚做了一个噩梦，梦里有火光在闪耀，更有嘈杂的人声，甚至有枪声。黄俪文仿佛听到晓光在呼唤着自己，那呼啸而来的声响是那般的真实，真实到黄俪文误以为自己身在其中。

幸好，是一场梦。

她松了口气，伸手拭了拭额前渗出的细密汗珠。

“哎哎哎，让一让！”